

848
7728.913

苦竹雜記

周作人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6

No. 403

一九三六，一，一 付排

一九三六，二，二十初版

1——30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九角

良友文學叢書

趙璧編輯

第二十三種

司公總友良
路川四北海上
司公友良地各

紐約	重慶	廈門	梧州	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目次

1	次	目
		苦竹雜記小引.....一
		冬天的蠅.....三
		談金聖歎.....一〇
		醉餘隨筆.....二一
		關於王韜.....二五
		關於焚書坑儒.....三〇
		孫蕢絕命詩.....三五
		袁藥漫抄.....四〇
		劉青園常談.....四五
		柿子的種子.....五三
		如夢錄.....五九

拜環堂尺牘·····	六三
讀禁書·····	七一
杜牧之句·····	七六
笠翁與隨園·····	八一
兩國烟火·····	八七
文章的放蕩·····	九四
情書寫法·····	一〇一
關於禽言·····	一〇四
談油炸鬼·····	一〇九
古南餘話·····	一一六
兒時的回憶·····	一二四
畏天憫人·····	一三二
人廁讀書·····	一三八

廣東新語·····	一四四
嶺南雜事詩鈔·····	一五三
隅田川兩岸一窺·····	一六〇
幼小者之聲·····	一六八
蔣子瀟游藝錄·····	一七五
模糊·····	一八五
說鬼·····	一九〇
郝氏說詩·····	一九六
談土撥鼠·····	二〇四
關於活埋·····	二一二
日本的衣食住·····	二二五
關於日本語·····	二四〇
市河先生·····	二四五

「我是貓」	二五一
和文漢讀法	二五七
日本話本	二六三
文字的趣味(一)	二六九
文字的趣味(二)	二七四
情理	二八〇
常識	二八三
責任	二八六
談文	二八九
再談文	二九二
談中小學	二九六
孔德學校紀念日的舊話	三〇〇
北大的支路	三〇四
苦竹雜記後記	三〇九

苦竹雜記小引

寶慶會稽續志卷四苦竹一條云：

「山陰縣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則越自昔產此竹矣。謝靈運山居賦曰，竹則四苦齊味，謂黃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烏末苦，頓地苦，掉額苦，湘簾苦，油苦，石斑苦。苦筍以黃苞推第一，謂之黃鶯苦。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苦竹有這好些花樣，從前不曾知道，頓地掉額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曉得味道與戢山的戢怎樣。嘉泰會稽志卷十七講竹的這一條中云：

「苦竹亦可爲紙，但堪作寓錢爾。」案紹興製錫箔箔糊爲「銀錠」，

用於祭祀，與祭灶司菩薩之太錠不同，其裱褙錫箔的紙黃而粗，蓋卽苦竹所製者歟。我寫雜記，便卽取這苦竹爲名。冬心先生畫竹題記第十一則云：

「酈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此藹然仁人之言，但與不佞的意思却是沒有干係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於北平。

冬 天 的 蠅

這幾天讀日本兩個作家的隨筆，覺得很有興趣。一是谷崎潤一郎的攝陽隨筆，一是永井荷風的冬天的蠅，是本年四五月間出版的。這兩個人都是小說家，但是我所最喜歡的還是他們的隨筆。說也湊巧，他們一樣地都是東京人，就是所謂「江戸子」，年紀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兩人前不屬自然派，後不屬普羅文士，却各有擅場，谷崎多寫「他虐狂」的變態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則當初作耽美的小說，後來專寫市井風俗，有露水的前後是記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們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讀本，又有「關於現代口語文的缺

點」一文收在倚松菴隨筆中。我讀他們兩人的文章，忽然覺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達夫，不過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於詳細自然並不全是一樣。

說到文章我從前也很喜歡根岸所提倡的寫生文，正岡子規之外，坂本文泉子與長塚節的散文，我至今還愛讀，可是近來看高濱虛子的文集新俳文與山口青邨的有花的隨筆，覺得寫是寫得漂亮，却不甚滿足，因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氣。古來的俳文不是這樣的，大抵都更要充實，文字縱然飄逸幽默，裏邊透露出誠懇深刻的思想與經驗。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規，無不如此，雖然如橫井也門純是太平之逸民，始終微笑地寫那一部鶉衣者也不是沒有。谷崎永井兩人所寫的不是俳文，但以隨筆論我覺得極好，非現代俳諧師所能及，因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實，不是今天天氣哈哈那種態度。攝陽隨筆裏的「陰翳禮讚」與「懷東京」都是百十頁的長篇，却值得一氣讀完，隨處遇見會心的話，在倚松閣隨筆裏有「大阪與大

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蠅內有文十篇，又附錄舊稿八篇爲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討人厭而長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蠅。想起晉子的這句詩，就取了書名。假如有人要問這意思，那麼我只答說，所收的文章多是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還未立春的時候所寫的也。還有什麼話說，蓋身老矣，但愈益被討厭耳。乙亥之歲二月，荷風散人識」。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長七歲，雖亦自稱老朽，紙上多憤激之氣，往往過於谷崎，老輩中唯戶川秋骨可以競爽，對於偽文明俗社會痛下針砭，若島崎藤村諸人大抵取緘默的態度，不多管閑事了。冬天的蠅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歡，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災後自從銀座大街再種柳樹的時候起，時勢急變，連妓家酒館的主人也來運動議員候補這種笑話現在想聽也聽不到了，但是這珈琲館的店頭也時常裝飾着穿甲冑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薈賣廣告上也要用什麼布珍

品之砲列運廉賣之商策這種文句了。

我喜歡記載日常所見聞的世間事件，然而却不欲關於這些試下是非的論斷。這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與趣味是太遼遠地屬於過去之廢滅的時代也。……

在陋屋的庭園裏野菊的花亦既萎謝之後，望着顏色也沒有的枇杷花開着，我還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這樣地，我這一身便與草木同樣地徒然漸以老朽罷。」上文裏彷彿可以看出些感傷的氣味，其實未必盡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評」中云：

「大正三四年頃，我將題爲日和下駄的東京散策記寫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駄（晴天履）去尋訪古墓，實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學的先陣了。」所以他這種態度至少可以說是二十年來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討厭或是討厭人因此也由來已久，冬天的蠅不過是最近的一種表示罷了。前年出版的荷風隨筆中有「討厭話」與「關於新聞紙」兩篇文章，對於文人記者

加以痛罵，在日和下駄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話，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寫：

「日本現在與文化已爛熟了的西洋大連的社會情形不同，不管資本有無，只要自己想倣，可做的事業很不少。招集男女烏合之衆，演起戲來，只須加上爲了藝術的名號，就會有相當的看客來看。引動鄉間中學生的虛榮心，募集投稿，則文學雜誌之經營也很容易。借了慈善與教育的美名，迫脅軟弱的職業藝員，叫他們廉價出演，一面強售戲券，這樣開辦起來，可以得到濕手捏小米的大賺頭。從富豪的人身攻擊起手，漸漸得了凶頭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滿的時候巧妙地搖身一變，成爲紳士，擺出上流的模樣，不久就可做到國會議員。這樣看來，要比現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國家恐怕再也沒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這樣的處世法的，那麼他宜自退讓，沒有別的法子。想要坐市內電車去趕路的人，非有每過車站時不顧什麼面子體裁，把人家推開，橫衝直撞地闖上去的蠻勇不可。若是

反省自己沒有這樣蠻勇，那麼與其徒然在等候空的電車，還不如去找汽車不經過的小胡同，或是得免於街道改正之破壞的舊巷，雖然龜步遲遲，還是自己躑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內走路，本來並不一定要坐市設的電車的。只要忍受些許的遲延，可以悠悠闊步的路現在還是多有。同樣地，在現代的生活上也並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義去做便喫不成飯。只要不起鄉下紳士的野心，留了鬍子，穿了洋服，去嚇傻子，即使身邊沒有一文積蓄，沒有稱爲友人之共謀者，也沒有稱爲先輩或頭領之一種阿諛的對象，還可以經營優游自適的生活的方法並不很少。即使一樣去做路邊擺攤的小販，與其留了鬍子，穿了洋服，用演說口調作醫學的說明，賣莫明其妙的藥，我也甯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廟會裏去烙了小棋子餅賣，或是捏麵人兒也能。」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這是不很妥當的。第一，這本不是冬天的蠅裏邊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話在中國恐怕也難免於討人厭。抄了過來